

南珠的民间文化

林亦 范凌飞

一、南珠历史篇

北海 - 南珠之乡

“吾粤金山珠海，天子南库，处汉唐以来，无人而不艳之。”“粤故多珠。蚌、蛤、羸生珠；……朱鳖吐珠，螭亦有珠”，“雷州之对乐池，高州石城之麻水池，旧多产珠，今亦无之。又元时，东莞之大步海媚珠池，产鹅羸珍珠，又县之后海、龙岐、青羸角、荔支庄一十三处，亦产珠母羸及珠羸树，今皆无之。”（《广东新语》）粤地多处产珠，但历史悠久且持续不断的唯有合浦，珍珠两千多年来享誉于世。今北海市区辖地历史上属合浦郡境，今合浦县划属北海市辖县，于今而言，北海亦可谓“南珠之乡”。

北海海域处亚热带，阳光充足，气候温和，四季如春。这里的光照 1995/小时，年降雨量 1683 毫米，气温年均 21-23℃。海水表层水温为 18-32℃，年均气温 23.7℃；盐度适中，平均浓度 2-3 波美度，海水 PH 值为 8-8.3，平均值为 8.1。周围无大河注入，海水透明度为 2-3 米。浮游生物饵料丰富，是珍珠繁育的极佳场所。

古代雷廉至交趾，是南珠产地。秦汉时期，由于典籍的缺乏，具体的采珠海域不可考。晋刘欣期《交州记》载“去合浦八十里有濶洲，周回百里”，又“合浦濶州有石室。其里一石如鼓形，见榴木杖，倚著名壁，采珠人常祭焉。”可知当时采珠海域在今北海市的濶洲岛一带。《旧唐书·地理志》云：“廉州合浦有珠母海，郡人采珠之所”。唐代之廉州，即今合浦县、浦北县一带，包括今北海市。这里的“珠母海”，亦指今合浦、北海一带海域。明朝宋应星《天工开物》云：“凡中国珠必产雷、廉二池”。

关于合浦（廉州）珠池的名称、数量及其所指的具体海域的说法，各种史料和论著说法不一，然合浦七大珠池的说法还是可信的。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珠”条记载南珠之事颇详，书曰：“合浦海中，有珠池七所。其大者曰平江、杨梅、青婴，次曰乌泥、白沙、断望、海猪沙，而白龙池尤大。其底皆与海通。”今营盘镇的白龙圩有古白龙城遗址，白龙城俗称珍珠城。

廖国一对廉州历史上有名的七大古珠池进行了考证，认为断望池在今北海市营盘镇婆围村南面海域，与广东乐民池相对，距白龙池 5 公里；乌泥池是在今合浦县山口镇英罗港外南面海域；平江池大约相当于今广西北海市铁山港区兴港镇北暮盐场、川江村至营盘一带的海域中。杨梅池在今北海市营盘镇至白龙港一带的南面海中；青婴池大致范围在今北海市侨港镇南漓港至福成镇西村港一带；白沙池位置相当于今北海市兴港镇北暮盐场至合浦县白沙镇榄根村一带海域；海猪沙，又名海渚，在今北海市营盘镇白龙港一带的南面海中。合浦珠池之位置，均处于今北海市龙潭至合浦山口与广东乐民池之间。“南珠自雷、廉至交趾，千里间六池，出断望者上，次竹林，次杨梅，次平山，至乌泥为下，然皆美于洋珠。”（《广东新语》）优质南珠的产地，在北海合浦海域。

兴也珍珠，衰也珍珠

南珠具有世人瞩目的鉴赏价值和药用价值，引发了人们对珍珠的崇尚心理，赋予南珠文化价

值。加上汉代以来珠市交易的发展，南珠在历史上一度影响了当地经济的兴衰。

合浦郡地土壤贫瘠，农业不发达。但由于水运发达，内联荆楚，外接诸番的区位优势，先于番禺（广州）成为中国通往东南亚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这里商贸发达。举世珍重的南珠，成了当地百姓生计所赖。《后汉书·孟尝传》云：“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趾比境，常通商贩，贸余粮食。”《晋书·陶璜传》“合浦郡土地硗确，无有田农，百姓惟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货米”。可知南珠贸易是当地经济的支柱，百姓靠以珠贸米维持生活。

质高粒大的珍珠，其身价一粒千金。“交广昔时人少而物多。故《南齐书·地理志》称，‘民户不多，俚僚猥杂，卷握之资，富兼十世’。卷握之资，必龙珠之类也。”（《广东新语》卷二地语）古有谚曰：“种千亩木奴，不如一龙珠。”南珠之乡曾经吸引多少南来北往的商贾，经营珍珠之商户，往往暴发为巨富之家。汉代王章夫人合浦贩珠致富的故事，既有史实性，又具传奇色彩。《汉书·王章传》记载：西汉汉成帝时，谏议大夫王章获罪下狱至死，妻儿皆徙合浦。“大将军凤薨后，弟成都侯商复为大将军辅政，白上还章妻子故郡。其家属皆完具，采珠致产数百万。时萧育为泰山太守，皆令赎还故田宅。”王章之妻流放到苦寒之地合浦郡，一介女流，携十二岁幼女，靠贩珠积聚了百万之资，赎回被没家产，除了她有过的胆识和非凡的才能外，足见当时合浦珠市的繁荣和珍珠利润的巨大。这种情况直到明清时期都是如此，“数万金”价值的珍珠“至五羊之市（广州），一夕而售。”（《广东新语》卷二）

然而当统治者为保证珠贡而禁市，或无度频采使珠源枯竭，南珠之乡即陷入“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的境地。据《晋书·陶璜传》，璜上言曰：“吴时珠禁甚严，虑百姓私散好珠，禁绝来去。人以饥困，又所调猥多，限每不充。”明代自朝廷“命内监分守珠池，雷廉始大困。”至清，合浦珠市仍为粤东“四市”之一。珠市“在廉州城西卖鱼桥畔。承平时，蚌壳堆积，有如玉阜。……（珠民）生长海隅，食珠衣珠。”（《广东新语》卷二）然岭南已是“人多而物不给，卷握之中，亦无甚难得之货。蚌珠且尽，况于龙颌之珠乎？”（《广东新语》卷十八）屈氏一首《合浦珠市》，即是当年珠乡凋蔽的写照：

海上集珠市，城中尽竹房。
居临蛟室近，望入象林长。
野旷秋无边，江水清有霜。
炎洲惟此地，风景最荒凉。

南珠 - 蜑户的血泪

南珠是美丽的，但当它成为权贵夸斗靡的尤物时，却粒粒饱浸了采珠人的血泪。

珠民又称“珠人”、“蜑户”。从历代典籍记载可知，历史上珠民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蛮人”，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蜑，海上水居蛮也。以舟楫为家。采海物为生，且生食之。入水能视。合浦珠池蚌蛤，惟蜑没水探取。”明田汝成《炎徼纪闻》卷四“蛮夷”：“蜑人濒海而居，以舟为宅，或编篷水浒，谓之水栏。以渔钓为业，辨水色以知龙居，故又曰龙人。善余水采珠螺，以绳引石，缒人而下，手一刀，以拒蛟龙之触。得珠螺以刀击其绳，舟人疾引而出之，稍迟则气绝矣。”“昔时称为龙户者，以其入水辄绣面文身，以象蛟龙之子，行水中三、四十里，不遭物害。今止名曰獭家。女为獭而男为龙，以其皆非人类也。……然良家不与通姻，以其性凶善盗，多为

水乡祸患。”（《广东新语》）认为疍家性凶善盗，多为水乡祸患，把靠采海为生的渔民、珠民，与打劫为业的海盗并论。元代把珠民改籍为“民”作为一项安民仁政的措施，可见他们较一般的田农即所谓的“民”要低，没有什么政治地位，所受压迫更加深重，

疍民勤劳勇敢，却倍受歧视，生活也极其艰苦。“凡疍极贫。……夫妇居短蓬之下，生子乃猥多，一舟不下十子”（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几年十余岁使教入水”（东汉杨孚《异物志》），“性耐寒，隆冬单衣跣足”（清吴震方《岭南杂记》）。落后的采珠方式，频繁的珠贡以及监采太监、地方贪官的横征暴敛是压在珠民身上的一道道沉重枷锁。

以采珠为生的疍户，养家糊口全凭一身水下本领，生命完全得不到保障。《桂海虞衡志》所记载的疍民采珠情况是南宋一代最早详细叙述原始采珠法之惨烈场面的：“合浦珠池蚌蛤，惟疍能没水探取。榜人以绳系其腰，绳动摇则引而上。先煮毳衲极热，出水急覆之。不然则寒栗而死。或遇大鱼蛟鼉诸海怪……为须所触，往往溃腹折支。如见血一缕浮水面，知疍死矣。”在后来许多宋、明人的笔记中亦有大致相同的记载。

面对时刻存在的生存威胁，采珠人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的探索、改进采珠技术。自宋至清，均有记载。《天工开物》云：“宋朝李招讨（指曾在公元986年任关系、融宜、柳州的‘招安捉贼使’的李重海）设法以铁为耩，最后木柱扳口，两角坠石，用麻绳作兜如囊状，绳系两旁，乘风扬帆而兜取之。然亦有飘溺之患。”《广东新语》载“采珠之法，以黄藤、丝棕及人发组合为缆，大径三四寸，以铁为耙，以二铁轮绞之。缆之收放，以数十人司之。每船耙二，缆二，轮二，帆五六，其缆系船两旁以垂筐，筐中置珠媒引珠。乘风张帆，筐重则船不动，乃落帆收耙而上，剖蚌出珠。”此法较前之网兜采珠进了一步，有了简单的机械化，更加省力，放置珠媒引珠，减少了杂物进入网内。而且筐是垂吊放置，船航行会比较轻松，因此广为运用。正如屈大均《采珠池》诗（二）云：

暮春争赛白龙池，挂席乘风采不迟。

千尺螺筐垂海底，看波不使巨鱼知。

但是如果海底地形复杂的话，容易挂破网兜。清人吴震方《岭南杂记》中所记即是网兜取蚌的缺陷。“珠池在廉州海中，取珠人泊舟海港数十联络，乘天气晴爽，万里无云，同开至池处，以铁物坠网海底，用铁拨拨蚌，满网举而入舟，舟满登岸取而剖之，皆凡珠也。”网兜取蚌法减少了潜水采珠的风险，但所获珠质量不高的问题仍然存在。用此法采蚌，在海中兜取的可能不只是珠蚌，而且还有珊瑚、石头、海草等杂物，浪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分拣珠贝，同时也对珍珠贝类资源造成破坏。

《天工开物》还记载了另一种采珠方法：“凡采珠舶，其制视他舟横阔而圆，多载草荐于上，经过水漩，则掷荐投之，舟乃无恙。舟中以长绳系没人腰，携篮投水。凡没人以锡造弯环空管，其本缺处，对掩人口鼻，令舒透呼吸于中，别以熟皮包络耳项之际。极深者至四五百尺，拾蚌篮中，气逼则撼绳，其上急提引上，无命者或葬鱼腹。凡没人出水，煮熟毳急覆之，缓则寒栗死”。结合该书所附的采珠图画来看，这种采珠方法是以绳系腰，手提篮子而没。加强了保护措施。潜水者把一个锡制的弯型空管扣在口和鼻上，以便在水中可换几口气，提供了呼吸的方便，延长采珠的时间，此外还增加了防护设备，用熟牛皮包住耳朵和项的部分，抵挡水压。但停留的时间、

发挥的作用还是相当有限的。所以“今昼户两法并用之。”

潜海采珠面对的是来自大自然的危险。将珠民推向苦难的深渊的是朝廷的珠贡，贪官与监采内官的横征暴敛。五代十国时的合浦为南汉辖地。后主刘鋹（继兴）采珠的次数多，珠课极其繁重，而且手段残忍。《文献通考》卷十八《征榷五》载：南汉太宝五年（962年，北宋建隆3年），“刘鋹于海门镇募兵，能采珠者二千人，号媚川都。凡采珠者必以索系石被于体而没焉。深者至五百尺，溺死者甚众。”明朝洪武廿九年（1396）朝廷开始派内官监采珍珠。内官即采珠太监，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中饱私囊。公私科敛，几乎贯穿整个大明朝。太监及贪官横征暴敛，搜刮珠宝，部分上贡朝廷，余下的部分则私吞。最初，太监的权力只限于管理珠池事务，而到成化年间，太监的权力凌驾于地方官之上，有了实权。此后，正德、嘉靖和万历年间都派有太监监采。万历三十七年采珠太监李敬被召回，长达几百年的内官之祸才告结束。景泰时的谭纪，正德时的韦辅、赵兰都是臭名昭著的采珠太监。“凡采生珠，以二月之望为始”（《广东新语》）。嘉靖五年冬，合浦大雪纷飞，天寒地冻，南海雨雪，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大批贫民被冻死，但官吏仍强迫珠民下海捕珠，冻死珠民难以数计。

为保证珠贡而行的珠禁，是统治者加于珠民身上的又一道枷锁。三国时期，合浦郡属吴国管辖，珠禁甚严。统治者“虑百姓私散好珠，禁绝来去”，不得自由采捕珍珠和交易珍珠，官府沿途设置了关卡，私带珍珠会惹来杀身之祸。珍珠是当地百姓的生活来源，关闭珠市，等于掐断了生命线。珠民只能依靠上缴珍珠，由官府提供的口粮度日糊口。从《晋书·陶璜传》中可知，晋武帝太康年间亦然。后陶璜上书后，放开了珠禁。在非采上珠时期的十月至第二年的二月，珠民可自由采珠。为了生计，有的珠民只能冒险盗采。“官禁民采珠，巧盗者蹲水底刮蚌，得好珠吞而出。”（东汉杨孚《异物志》）这意味着要冒更大的风险。

珍珠作为商品，不等价交换使“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珠民却手握千金而至贫。“珠熟之年，昼家不善为价，冒死得之，尽为黠民以升酒斗粟一易数两。既入其手，即分为品等铢两而卖之城中。又经数手乃至都下，其价递相倍徙，至于不赀。”（宋周去非《岭外代答》）经营珍珠之户，却往往爆发为巨富之家。

为了生存，广大珠民曾奋起反抗，但终究在强大的皇权面前归于失败。万历十年，官吏派兵杀害苏官升等128名珠民，并抛尸示众。

南珠史，是一部昼户的受压迫受剥削的血泪史。李白《见京兆韦参军量移东阳二首》（其一）诗“潮水还归海，流人却到吴。相逢问疾苦，泪尽曰南珠”，便是真实写照。官吏无政，南珠逋逃

珍珠崇尚，历久弥笃的原因就是根植于特权观点，珍珠已然作为一种神物。皇族、贵族一味地崇尚“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珍珠，不惜“以数万生命供宫闱一簪佩之饰”，即因为这些附加于南珠之上的文化和精神价值，一代一代的相沿成袭。他们认为惟有用华丽、尊贵、稀有的珍珠来装饰其的华服美居，才能衬托他们的身份、地位、财富。珍珠已不只是纯粹装饰品，而成了权力的象征。如珠饰佩带的使用有严格的等级规定。皇族使用的必须是最上等的，嫔妃间也因地位的高低佩带时而有严格的规定。

对珍珠的崇尚反映了统治者“惟我独尊”的心态和对特权的追求，刺激了统治阶级对珍珠的占有欲。《旧五代史·僭伪列传二·刘陟》载，南汉小皇帝刘陟“广聚南海珠玕，西通黔、蜀，得

其珍玩，穷奢极侈，娱僭一方……，广务华丽。末年起玉堂珠殿，饰以金碧翠羽，岭北行商，或至其国，皆召以示之，夸其壮丽”。五代南汉后主刘鋹，“蹈祖父奢酷”，“珠充积内府。焚熟之后，尚余美珠四十六瓮。所居殿宇梁栋杂玳瑁为饰，穷极华丽”。降宋后，用南珠“结鞍勒为戏龙状，名珠龙九五鞍”进献宋太祖（《南汉书，后主纪》）。后蜀君主孟昶，穷奢极欲，给宠妃花蕊夫人用的尿盆及他自己用的溺器，都要用珍珠七宝遍加装饰。明清两代此风愈演愈烈，权臣贵戚，多以搜括大量珍珠作为自己富有的标志。

自然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凡珠生止有此数，采取太频，则其生不继。经数十年不采，则蚌乃安其身，繁其子孙而广孕宝质。”对珍珠的大量需求，造成了无度的滥采。弥足珍贵的南珠，注定要使珠乡遭受“死尽明珠空海水”的厄运。

合浦珍珠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大“迁徙”。《后汉书·孟尝传》有“珠徙交趾之说”，说明东汉时合浦珍珠采捞活动非常频繁，并且由于地方官濒年滥采，以至珍珠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唐代宗广德二年，“珠逃不见”。从宁龄先的《合浦还珠状》“合浦县内珠池，自天宝元年(742年)以来，官吏无政，珠逃不见，二十年间阙予进奉。今年二月十五日，珠还旧浦。臣按《南越志》云‘国步清，合浦珠生’，此实国家之宝瑞。其地元敕封禁，臣请采进。”可知代宗时期由于官吏无政，疯狂采捞珍珠，致使珍珠资源濒临灭绝。直到懿宗时代才开放珠市。《旧唐书·懿宗本纪》卷十九上：咸通（懿宗）“四年七月朔，廉州珠池与人共利。近闻本道禁断，遂绝通商，宜令本州任百姓采取，不得止约。”

唐代诗人元稹写下这样的诗句：“海波无底珠沉海，采珠之人判死采。万人判死一得珠，斛量买婢人何在。年年采珠珠避人，今年采珠由海神。海神采珠珠尽死，死尽明珠空海水。珠为海物海为神，神今自采何况人”，这是对唐代统治者贪得无厌，民不聊生的控诉，也是滥采造成海洋生态环境严重恶果的真实写照。



位于合浦的古珠母海为采珠之圣地（方量 供稿）

到了宋朝，相比较而言，前期诏采珠多，南宋自高宗基本上没有诏珠记载。《文献通考》卷十八《征榷五》云：宋太祖“开宝五年诏罢岭南道媚川都采珠”“仍禁民采取，未及，复官取。”当时是迫于民愤，宋太祖罢媚川都不过是统治者的权宜之计，为了笼络人心，“仍禁民采取”真实再现贪婪攫取的目的。果不其然，“未几，复官采。”到了宋太宗，采珠数量一年比一年多，而且非常的频繁。“自太平兴国二年贡珠百斤，七年贡五十斤，径寸者三。八年贡千六百一十斤，皆珠场所采”。（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可见当时贡珠的数量是非常惊人的。《宋史·高宗本纪》说“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闰月丙年，罢廉州贡珠，纵盍丁自便。”自此，南宋以后没有再诏珠的

记载。

元代，封建王朝加强对合浦珍珠控制，设立专门机构掠夺珍珠贡献朝廷。公元1317年设立合浦廉州采珠都提司。《元史·仁宗本纪》载：“延佑四年十二月丁酉复广州采金银珠子都提司，秩正四品，官三员。”但珠民难以捕到珍珠，“采集千百螺，罕见其一”，说明珍珠资源受到严重破坏。另据《元史·顺帝二》载：至元三年二月，庚子。“中书参知政事纳麟等请立采珠举提司。先是尝立举提举司，泰定间以其烦扰罢去。至是纳麟等请复立之，且采珠户四万赐伯颜（弘吉刺氏伯颜）。”同年四月又罢采珠。但总的来说，元代的采珠规模及技术没有太大的发展。关于进贡南珠的数量及次数，典籍方面的记载也比较少。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采珠最盛的一个时期，也是南珠资源遭受破坏最严重的时期。统治者完全置生态规律于不顾，林林总总算起来有文献记载的采珠竟达二十几次。自朱元璋始，明代都未停止对珍珠的诏贡。嘉靖年间大规模的采珠竟达五到七次。在明朝弘治十二年(1499)进行囊括式的大采捞，第三次导致“珠蚌夜飞迁交趾界”。宋应星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珠徙珠还’，此煞定死谱，非真有清官感召也。赵瑶《还珠亭》诗云：

瑞采含辉水一湾，天生老蚌济民艰。
曾驱万命沉渊底，争似当年去不还。

到了清代，珠乡的珍珠资源已近枯竭，合浦采珠业渐趋衰落。58年后，乾隆十七年九月又曾下诏采珠，这次采珠也因所获甚少而作罢。

屈大均为明末清初人，据其《广东新语》称，“雷州之对乐池，高州石城之麻水池，旧多产珠，今亦无之。又元时，之大步海媚珠池，产鸦羸珍珠，又县之后海、龙岐、青羸角、荔支庄一十三处，亦产珠母羸及珠羸树，今皆无之。”今天，天然南珠已寥若晨星。

纵观几千年的采珠史，经历了从繁荣到萧条的演化轨迹，对海洋资源的过度索取，是南珠衰落的主要原因。历代采珠史，也是北海珍珠资源遭受严重破坏的历史。清冯敏昌《采珠歌》(五)写道：

江浦茫茫月影孤，一舟才过一舟呼。
舟舟过去何舟得，得得珠来泪已枯。

既是千百年来采珠辛酸实况的总括，也反映晚清珍珠资源稀缺的现实。

二、南珠价值篇

南珠——珠中之极品

珍珠是由寄生物或沙粒等侵入珍珠贝体而形成。异物在珍珠贝张壳时进入后，随外套膜的外表细胞一起陷进外套膜中层的结缔组织中，形成珍珠囊。作为避免摩擦损伤的保护性反应，珠囊壁的外表皮细胞不断分泌珍珠质，逐层包裹侵入物，渐渐地，每一粒异物就形成一颗光滑的小圆球，这就是天然珍珠。“凡蚌孕珠，乃无质而生质。他物形小而居水族者，吞噬弘多，寿以不永。蚌则环包坚甲，无隙可投，即吞腹，囫囵不能消化，故独得百年千年，成就无价之宝也。”（《天工开物·珠玉第十八》）北海合浦位于北部湾近陆海域，风浪小，咸、淡水适中，水质透明，具备了珠贝生长的绝佳环境，正所谓“长川含媚水，波底孕灵珠”。古人亦知海水浓度对珍珠生长的影响。

《广东新语·货语》云：“海水咸而珠池淡，淡乃生珠，盖月之精华所注焉。故珠生池中央者色白，生池边者色黄，以海水震荡，咸气侵之，故黄也。”又云：“合浦珠名南珠。其出西洋者曰西珠，出东洋者曰东珠。东珠豆青白色，其光润不如西珠，西珠又不如南珠。”这里出产的珍珠凝重结实、浑圆粒大、晶莹光润，珠层与珠核结合紧密、珠光艳丽而柔和，同一个角度有多个闪光点，灼灼生辉。南珠色彩斑斓，色泽经久不变。有银白透粉色、银白色、金黄色、淡黄色、玉白色、奶黄色、白色、黄色等，还有罕见的黑珍珠。南珠堪称“国宝”，自古皆作为进献宫廷的贡品。

考诸传世文献记载，南珠在人们心中的珠中极品地位，的确是无可动摇的：

李白《古风》（其五十六）：“越客采明珠，提携出南隅。清晖照海月，美价倾皇都。”唐李峤《采珠行》：“灿灿金舆侧，玲珑玉殿隈。明月昆池满，合浦夜光回。”

宋陶谷《清异录》载，五代后汉乾祐三年（950），郭允明追杀汉隐帝，隐帝“手中犹持小摩尼数珠凡一百零八枚，盖合浦珠也，郭允明劫去”。

南珠的药用价值

品质优良的天然南珠不但是名贵高雅的饰物，而且是传统中医珍贵的药材。这是“珠玉”并提，但珠尤为珍的原因是它的药用价值。现代药物学研究证实，珍珠的成份含碳酸钙、氧化钙、磷酸钙、硫酸钙以及镁、锰、碘、磷、锶、钾、硒等多种微量元素，珍珠所含的角质蛋白经水解后能生成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在我国，珍珠的药用价值两千多年前就被人们发现。中医学认为，珍珠味甘、咸、寒。入心肝经，有平肝、镇心定惊、安神、解毒、生肌的功能和滋肝潜阳的作用。还发现了珍珠的美容和保健等功能。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历代医著对珍珠的药用疗效都有记载。《千金方》云：“妇人难产，胞衣不下，子死腹中，皆用珍珠末和一两酒服，立下。”《本草纲目·介部》卷四十六云：珍珠“咸、甘、寒，无毒”，有“镇心；点目，去肤翳障膜；涂面，令人润泽好颜色涂手足，去皮肤逆肤；绵裹塞耳，主聋；磨翳坠痰；除面黑，止泄；合知母，疗烦热消渴；合左缠根，治小儿麸豆疮入眼；除小儿惊热；安魂魄，止遗精白浊，解痘疗毒；主难产，下死胎胞衣”等功效。“珍珠入厥阴肝经，故能安魂定魄，明目治聋”。珍珠对“小儿中风（手足拘急）、目生顽翳”，有神奇的药效。入药的珍珠，“不用首饰及见尸气者”。

珍珠被神化为灵物，也使珍珠的药用价值被人为夸大。东晋葛洪《抱朴子》云：“又真珠径一寸以上，可服，服之可以长久。以酪浆渍之皆化如水银，亦可以浮石、水蜂巢、蛇黄合之，可引长三、四尺，丸服之。”宋应星《天工开物》则云：走珠“化者之身受含一粒则不复朽坏，故帝王之家重价购此”，走珠也称“定颜珠”。所以贵者死后嘴含珍珠。《庄子·外物》：“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臚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鬢，……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据说唐武宗时任宰相的李德裕，“每食一杯羹，其约费钱三万，杂珠、玉、宝贝、雄黄、朱砂煎汁为之”（陈继儒《珍珠船》引）。珍珠已成了权贵夸奢斗靡的尤物。

三、南珠文化篇

天然南珠是大海对人类的恩赐，历史悠久，珍珠的光芒已投射到历史、政治、文学等领域。

关于南珠，民间有很多浪漫的传说。为珍珠演绎了许多动人的传说。

南珠与明月

珍珠晶莹而不耀眼，犹如月光柔和而皎洁。贝类有些是在满月和新月时产卵较旺盛，生活习性又喜欢水层光照好，故在“中秋月明”“彻晓无云”条件下，可以看到珠贝张壳产卵，而寄生物或砂粒也易在此时侵入贝体以致形成珍珠。因此，在科学欠发达的古代，珍珠的品质以及珠贝的生长习性，使古人有了珍珠之生成，乃映月成胎之说。左思《吴都赋》：“蚌蛤珠胎，与月亏全。”《天工开物》：“凡珍珠必产蚌腹，映月成胎，经年最久，乃为至宝。”“凡蚌孕珠，即千仞水底，一逢圆月中天，即开甲仰照，取月精以成其魄。中秋月明，则老蚌犹喜甚，若彻晓无云，则随月东升西没，转侧其身而映照之。”（《广东新语》卷十五）“海水咸而珠池淡，淡乃生珠，盖月之精华所注焉。……珠一名神胎，凡珠有胎，盖蚌闻雷则（产秋）瘦，其孕珠如孕子然，故曰珠胎，蚌之病也。珠胎故与月盈朏，望月而胎。中秋蚌始胎珠，中秋无月，则蚌无胎。《吕氏春秋》云：月，群阴之本。月望则蚌蛤实，群阴盈；月晦则蚌蛤虚，群阴揪。《淮南子》云：蛤、蟹、珠、龟，与月盛衰。又云：月死而羸蚌瞧。语曰：溷蚌之精，孕为明月。又曰：蚌胎之珠，随月圆缺。”“水者月之光所化，虽在咸海之中，而精华不混。蚌蛤实月之光于腹而成珠于唇。珠在唇，故尝吐之以自媚也。大抵蚌蛤以月为命，月者水之精，珠则月之精，其生不易，故得之亦不易。”

珍珠与明月，也成了文人墨客笔下一对孪生的主题。如清屈大均有诗云：

中秋月满珠同满，吐纳清光一一开。

明月本为珠作命，明珠元以月为胎。

《采珠池》（一）：

合浦清秋水不波，月中珠蚌晒珠多。

光含白露生琼海，色似明霞接绛河。

《珠人曲》：

一唇的数珠，大小相连缀。采珠乘月圆，扬帆入龙穴。珠母当秋季，精华得月全。明珠无大小，都在口唇边。水淡珠多白，水咸珠多黄。月光化为水，来养明月珰。

清冯敏昌《采珠赋》：

（一）

白龙城外暮云行，珠母海南秋月明。

明月渐圆珠渐好，好听船上登歌声。

（二）

胎成臄朏偶然同，星斗茫茫在海中。

倒却长空洗明月，月行应在水晶宫。

人们视珍珠为月之精华，固然缺乏科学依据。但这种美丽的传说，却让珍珠演绎出另一种风情与灵性。

龙珠与龙城

今北海营盘镇有白龙圩，西南有古白龙城遗址。相传古时曾有白龙飞至此地，瞬息隐去，不

见踪迹。人们认为白龙降临乃舆地之福，故地称白龙。白龙海是珍珠姑娘居住的地方，那有白龙池，合浦珠池中，“白龙池尤大”。质高粒大的珍珠叫“龙珠”，“凡夜光之珠皆龙珠也”。“南海俗谚云：蛇珠千枚，不及玫瑰。言蛇珠贱也。越人谚云：种千亩木奴（橘柑），不如一龙珠”，“玫瑰者，龙蚌之珠也”（《广东新语》卷十五）。白龙城始建于明洪武初年，清康熙间曾重建。城为长方形，南北长 320 米，东西宽 233 米。城墙内外砌青砖，中间一层黄土，一层珠贝夯实而成，故亦称珍珠城。城东、南、西三面有门。城门上有门楼，可俯瞰全城和海面。原为防倭而筑。明代采珠官均住于此。城内有采珠公馆，珠场巡检署、盐场大使衙门和宁海寺等建筑。白龙城城门及大部分城墙毁于抗战期间，剩下的一道城墙及南门也毁于 1958 年，如今只剩下几十米长的一段墙基。城内宁海寺已不存，留下《宁海寺碑记》一方。

由于百姓对采珠太监的愤恨，白龙城又有了“割股藏珠”和“太监坟”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相传明朝年间，皇帝派太监坐镇珠城，强迫珠民下海采捕夜光珠。于是，当地采珠能手海生被征去采珠，得珍珠公主救助，免于一死，采得宝珠献给了太监。太监得了夜光珠后，连夜派重兵押送回京。当路过白龙附近时，发生了件奇怪的事，只见忽然金光一闪。太监打开珠盒一看，夜光珠竟不翼而飞。此时皇帝已连下两道圣旨催促送珠进京。太监气急败坏，逼令珠民再下海采珠。珍珠公主再次献出夜光珠给海生。太监再得夜光珠后，想出了个“割股藏珠”的主意，将自己股部割开，塞入夜光珠，待伤口痊愈后，立即起程回京。但他们还未走出白龙地界，一道白光，划破长空，直向白龙海面，珍珠还是回归了大海。太监想到回京将会人头落地，只得吞金自尽。据说现在在白龙城南 30 米处的两堆黄土，便是当年“割股藏珠”的太监之坟。

这一故事有很多变异后不同的版本，正如田螺姑娘的故事一样，在流传中多被移花接木。然而故事所表达的精神没有变，那就是通过珍珠回归大海的故事，表达了珠民对白龙的崇敬，对强权掠夺的痛恨。1962 年著名剧作家田汉先生参观白龙珍珠城遗址，并作诗两首：

(一)

南来初看还珠记，当日珠民重可悲。
碧浪曾翻千斛泪，夜光能换几餐炊。
方城有址堆残贝，古寺无踪剩断龟。
访古喜逢歌剧队，布帷丝幕白龙媚。

(二)

双鲨闻说守杨梅，贯月奇光去复回。
北海开池初结果，南康剖蚌半含胎。
看来子好因娘好，毕竟他培赛自培。
玉润星圆千百斛，南珠应夺亚洲魁。

南珠与绿珠

珠浦生艳女，珠乡有美女“绿珠”的传说。绿珠与南珠天生有不解之缘。“大抵珠者粤之精华，月之所生，日之所养，以为士女之光耀。故凡还珠之郡，媚川之都，沉珠之浦，禹珠之乡，珠厓之国，生其地者，人多秀丽而文，是皆珠胎之所孕育者也。”“月生于日，珠生于月，而人物又生于珠。珠以月为母，以日为父。粤人之宝珠，盖所以宝日月也。”

《述异志》云：越俗以珠为上宝，生女谓之珠娘，生儿谓之珠儿。屈大均则为这一习俗找到了“绿珠、媚珠”作为实据：“今天下人无贵贱皆尚珍珠。”，“吾粤所宝者珠。在古时凡生男多命曰珠儿。生女多曰珠娘。珠娘之可知者，交趾郡王之女，曰媚珠，双角山之女曰绿珠是也。大抵珠者粤之精华，月之所生，日之所养，以为士女之光耀。故凡还珠之郡，媚川之都，沉珠之浦，禺珠之乡，珠厓之国，生其地者，人多秀丽而文，是皆珠胎之所孕育者也。“传说绿珠不仅容貌美丽，而且能作诗，“所制懊侬曲甚可诵”，“东粤女子能诗者，自绿珠始”。交州石崇在白州（今博白县，据《旧唐书·地理志》载，为汉代合浦县地，属合浦郡）看上了绝世佳人“绿珠”，流传了“明珠十斛买娉婷”的故事。元稹《采珠行》的“斛量买婢人何在”即用此典故。传说博白县西双角山下有梁氏绿珠故宅，宅旁有一井七孔，水极清，叫绿珠井。“其井汲饮者，生女必丽”，山下人生女多汲此井水洗之，以期自己的女儿如绿珠一般秀丽。双角山和梧州有绿珠祠，容州有绿珠江。

海神与祭海

俗话说，欺山莫欺水。“溟海吞百粤”，在浩瀚的大海面前，人是如此渺小。“粤人事海神甚谨，以郡邑多濒于海”（《广东新语》）。大海的威力，徒手潜水采珠的艰险，使人们对大海充满敬畏，只能祈求神灵保佑。当地流传“上海人，下海神”，珠乡敬神祭海的习俗，把南珠文化编织得更加多彩而立体。

海底采珠，常常会受恶鲨等海洋动物的袭击。关于珠蚌的生活栖息地，有鲨精、怪物护珠池的传说。《桂海虞衡志·志虫鱼》：“珠出合浦，海中有珠池，昼户投水探蚌取之。岁有丰蚌，多得谓之珠熟。相传海底有处所，如城郭大，蚌居其中，有怪物守之，不可近。蚌之细碎蔓延于外者，始得而采。”

海边渔村都有天妃庙。农历三月二十三为三婆诞，为昼家的节日。每逢三婆诞这一天，人们到三婆庙迎三婆，杀鸡宰鸭祭拜，然后全村人一起聚餐。

南珠风骨与珠还合浦

“粤东所在，颇多难得之货，士大夫踰大庾而南，罕有不贪婪丧其所守。”（《广东新语》）太监利用手中的权力，中饱私囊。地方官则用从百姓身上搜刮来的珍珠层层贿赂。一则天高皇帝远，贪污受贿者，很少受到追究，二则有德行操守的，却备受打击排挤，难以立足，洁身自好何其之难。南珠，又成了为政为官的贪廉的试金石。

也许历史就是如此，都具有两面性，有明有暗，有敛财的贪官污吏，就会有不畏权贵，不顾自身安危、为民请愿的清廉之士。他们之中没有权倾朝野的大官，但却拥有可与南珠珍宝相媲美的品格，堪称“南珠风骨”。

南珠风骨应发端于东汉太守孟尝施惠政的故事。《后汉书·孟尝传》载：合浦“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趾比境，常通商贩，贸余粮食。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趾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货流通，称为神明。

以病自上，被征当还，吏民攀车请之。尝既不得进，乃载乡民船夜遁去。隐处穷泽，身自耕

佣。”在“南海多珍，财产易积，掌握之内，价盈兼金”这样的地方，两袖清风，趁夜离任，并终身过着“躬耕垄次，匿景藏采”的生活，的确难能可贵。百姓结队攀辕挽留，致使车辆不能前进，是很感人的一幕。

到晋朝时，据《晋书·陶璜传》，交州刺史陶璜，看到珠市关闭后民不聊生的情况，上言晋武帝“自十月迄二月，非采上珠之时，听商旅往来如旧”，说服晋武帝在非产上珠时期，由百姓自由采珠，重新开放了珠市。“在南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及卒，举州号哭，如丧慈亲。”

宋代的廉州知府危祐，任上刑清政简，爱民如子、廉洁奉公。一次属下赠他一把镶嵌着珍珠的扇子。危祐一看，便说：“我为一州之守，在父老面前，摇着这把扇子，能不愧于廉州的州名吗？”他拒绝收受这把珍珠扇。

明代廉州知府李逊，在任时减轻珠民税赋，释放被采珠太监谭纪拘押的珠民、开珠禁，允许珠民自由采珠。因而得罪了太监谭纪，被太监谭纪诬陷，递锦衣卫狱。李逊乃将谭纪前后杖毙无辜珠民，强入民宅劫夺财物的不法行为，悉数举发。李逊始得昭雪。李逊的品格，有南珠般的高洁和不畏权势的风骨。

嘉靖年间，阉祸肆虐，当时巡抚都御史林富上疏两次，留下两篇非常著名的奏疏《乞罢采珠疏》和《乞裁革珠池市舶内臣疏》。其中《乞罢采珠疏》云：“嘉靖五年采珠之役，死者万计，而得珠仅80两，天下谓以人易珠。恐今日虽以人易珠，亦不可得。”《乞裁革珠池市舶内臣疏》一文深刻地披露了派内臣看守珠池的危害，文词犀利，力陈利弊，在明代中晚期宦官专权的年代，不能不说需极大的勇气。“成化弘治年间乐民珠池所产日少，番舶虽通，必三四年一次入贡。则是番舶未至之年，市舶太监徒守珠而待，天无所事事者也”，看守太监更是“倚势为奸，专权生事”。嘉靖帝闻此，召回了太监，给危害百姓的宦官势力沉重一击。屈大均称其为“留心民命者”。其孙林兆珂作《采珠行》，“我祖白简弹中宫，九重天子动龙颜。诏下明光罢采贡，貂珥失色诣长安。”

南珠不仅是珍宝，更是一种历史文化形态。以天下百姓为念，为民请愿的精神，不贪富贵、不畏权势的风骨，是南珠文化的瑰宝。南珠亦称廉珠，故然与合浦郡治廉州有关。但可能也寄托着人们对为官清廉的愿望。“珠还合浦”的典故是南珠文化的内核，众多文人墨客对此吟咏传诵，唐代骆宾王《上兖州刺史启》等对这一千古盛事赋诗，让南珠文化在文学殿堂拥有一瓣馨香。珠本神物善徙，污吏贪则珠徙，太守廉则珠还。“还珠”一词，已融入为官清廉的精髓，千百年来盛传不衰。据明朝佾事李骏《合浦还珠亭记》，廉州城东北有还珠岭，岭下有还珠亭，为纪念汉孟尝美政还珠而建，岁岁亭祀。已失故址，明景泰五年(1454)太守李逊重建于旧址稍南，复立“孟太守祠”于亭后。如今，还珠大道、还珠大厦、还珠宾馆，在南珠之乡屡屡可见。

四、南珠振兴篇

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历代的禁采与共利，都无法挽救南珠绝产的局面。在古代采珠手段如此低下的情况下，都几乎可以弄到了珠苗灭绝的境地。答案就是每一次“珠逃不见”往往者是竭泽而渔，不注重生态保护的结果。以古论今，千年采珠史给了我们太多的启示，我们要做的就是以史为鉴。“合浦珠还”的故事留给我们最有价值的财富就是保护生态环境和推行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的重要性。

新中国成立后，天然珠贝资源的保护与科学养殖珍珠，使南珠又重放异彩。

天然南珠已无法满足国内外日益旺盛的消费需求，利用北海近海海域一昔日的珠池养殖珍珠，是振兴南珠的重要手段。三百年前的《广东新语》就提到“养珠”，“养珠者，以大蚌浸水盆中，而以蚌质车作圆珠，俟大蚌口开而投之，频易清水，乘夜置月中。大蚌采玩月华，数月即成真珠，是谓养珠。养成与生珠如一，蚌不知其出于人也。蚌之精神，盖月之精神也。”这是于天然珠母贝中殖珠，与今天的人工养殖珍珠不是同一概念。南珠人工养殖是一项技术含量很高的工程，要历时很久年，经过育苗、养贝、植核、育珠、收珠五个阶段。

1958年，原湛江专署水产局在北海南漓建立珍珠养殖场，开始了北海人工养殖珍珠事业。古代珠池的所在地合浦营盘镇，海水珍珠养殖业给当地带来经济的腾飞。1958年该镇建立第一个珍珠养殖场，获珠0.02公斤，到1992年，该镇有珍珠养殖场（户）620个，养殖面积就达到了1万多亩，珍珠产量达2230公斤，产值1676万元。

今天的南珠养殖在北海、合浦已经获得了很大发展，珍珠产品的综合开发利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环境污染问题甚至比封建社会的滥采更具杀伤性。养殖的无序化发展及养殖技术的相对落后，使人工养殖的珍珠就质量而言，根本无法与天然南珠相比。南珠在销售环节的混乱也是一个事实。让南珠重放异彩，是一项非常迫切的工作。

保护天然南珠护南珠须从“根”护起。油污排放与泄漏，工业废水超标排放等污染造成生态环境恶化，致使贝类大量死亡，不能不说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捕捞过度也是重要原因。人工养殖的珍珠发展，部分满足了人们对珍珠的需求，然无法替代天然珠贝存在的重要性。更感到危机的是，由于天然珠贝的减少，以至养殖的珍珠多为近亲交配，造成物种的退化和小型化，抗病毒能力弱，寿命短于三年。三年的珠贝不可能产出优质珍珠，珠层薄而脆，易生病等都直接影响南珠的质量。总之，天然珠贝的减少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饮誉几千年的“南珠”，只怕会成为一个历史名词。毕竟质量才是生命，惟有继承了传统，才能续写辉煌。

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环境，最根本的是要保护天然珠贝生存的海洋环境。海洋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南珠的生存。南珠为何光彩夺目的就是海洋生态环境优越。红树林等海洋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影响南珠养殖。必须使珍珠贝有良好的海洋生态环境，才能保障珍珠的质量和产量。

规范市场秩序，高标准、规范化经营，保护“南珠”品牌。南珠因质量优良而闻名于世，有“西珠不如东珠，东珠不如南珠”的传统美誉。在古代只存在珠贝资源丰富与否，养殖珍珠的兴起则让我们不得不另关注珍珠的质量问题。养殖珍珠不可否认有质优的，但有的人为追求经济利益，养殖密度过大，导致大量病害生物的滋生繁殖，珍珠质量严重下降。而且部分劣珠充斥市场缺乏规范，严重损坏南珠的信誉。促进南珠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在生产方面，销售方面也须把好质量关，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同时，可颁布相应的法令，建立高水准的珍珠质量的技术检查制度和机构，杜绝质量欠佳的珍珠上市。规范市场，提高可信度，占有国内外市场，也就是拯救了“南珠”。

北海是南珠的故乡，更要重视“南珠”品牌的研究、宣传和保护。保住“南珠”的品牌，可说是一笔享之不尽的无形资产。

注释

- (明) 宋应星《天工开物》，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
- (清) 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85 年版
- 《李太白全集》第 152 页，(清) 王琦注，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 (明) 李时珍《本草纲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 (晋) 刘欣期《交州记》，商务印书馆，1959 年 10 月补印本
- 《旧唐书·地理志》，中华书局 1975 年
- 《旧唐书·懿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 年版
- 《唐书·高宗本纪》，上海古籍出版社
- (唐) 元稹《元稹集》，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 《桂海虞衡志辑佚校注》，(宋) 范成大撰，胡起望、覃光广校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 年
- (清) 吴震方《岭南杂记》，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 25 年 6 月初版《北海市志》
- (元) 马端临《文献通考》，撰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 中华民国 25 年 3 月初版
- 《宋史·高宗本纪》，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 《元史·仁宗本纪》，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 《元史·顺帝本纪》，中华书局 1976 年
- 《廉州府志》，《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明) 林希元 撰，陈秀南点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灵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90 年出版
- 《旧五代史·刘陟传》，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 《南汉书·后主纪二》，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 (汉) 杨孚《异物志》，商务印书馆 1959 年十月补印本
- 《晋书·陶璜传》，中华书局 1974 年
- (宋) 周去非《岭外代答》，《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 《汉书》，中华书局 1962 年初版
- 《后汉书·孟尝传》，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 《晋书·陶璜传》第 5 册，第 1561 页
- 北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海文史》第 11 辑
- 潘琦主编《广西环北部湾文化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 廖国一《环北部湾沿岸历代对珍珠的采捞及其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广西民族研究》2000 年第 1 期

(本文作者为广西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广西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 2004 级硕士生)